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

彝文丛刻

丁文江 ◎ 编



九十周年纪念题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纂文丛刻

丁文江 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爨文丛刻/丁文江编.--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1126-164-6
I. ①爨… II. ①丁… III. ①彝族—民族学—研究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8835号

爨文丛刻

丁文江 编

策 划: 张三白
学术顾问: 安毅夫 余宏模
责任编辑: 立 道 张 辉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黎明文丛

印 刷: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0.625
字 数: 480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164-6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 0851-5767766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瓊瑋—騰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

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0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二辑，其主题是彝学。彝族是贵州最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彝学的不同阶段的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彝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彝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彝族，就人口数量言，在贵州各兄弟民族中排在第五位，在以往历时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彝族曾经是贵州这片土地的掌权者。在很长的时期内，贵州的政治建制、行政管治等，也都受到彝族的文化传统影响。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第二辑是彝族专题。经反复权衡，我们最终选出八部重要作品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以期反映近百年来国际国内对贵州彝族的人类学研究成就。

彝学研究，重镇在云贵川，发轫于马学良、杨成志等一批学者对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的考察研究。这批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家，因此可以说四川是彝学研究最早的重要阵地。

彝族的另一个世居之地在云南。20世纪80年代，云南就推出了一套由刘尧汉教授编纂的《中国彝族彝学文集》，该文集内容丰赡，达五十本之多。随同此文集出现的，是中国彝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热潮，一时研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有关贵州彝学研究，其内容与重心，与上述两地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于：

第一，注重彝族语言文字研究。贵州对彝族同胞的文字和文献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的《彝文丛刻》就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1949年以后，由丁先生开创的研究一直是贵州彝族研究的主线。贵州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收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彝族文献。彝族作为一个既有文字系统又有丰厚文献的古老民族，给民族学、人类学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也将贵州的彝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彝族的

文字史同汉文同样古老，彝族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本辑收录了丁文江先生的《彝文丛刻》，同时也收录了贵州当代彝文汉译的代表作——王子尧、刘金才等人编译的《夜郎史传》。

其次，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研究彝学的，先驱人物多是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率先从东京湾沿红河上溯，进入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活动。他们当中的保禄是学界公认的西方近代彝学研究的先驱。本辑就收录了他的作品，以及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尔迪埃的笔记，合称《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坪井洋文博士在中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率队对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了较为周详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他的报告代表了国际学界当时的彝学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东瀛人类学学界的彝学研究水平。我们也将他的报告收入本辑。

第三，贵州开省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土官子弟非常重视，充分考虑了对少数民族子女的特殊教育。要求后者远赴京师，读圣贤之书而后量才录用，使得外出游学的贵州籍彝族人士大都视野开阔，熟悉儒典，又承续了优秀的彝学传统。民国建立以来，彝族当中精英辈出。同盟会最早的积极分子中，就有彝族的领袖人物安健先生。他既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所撰写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是彝族上层人士中较早具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意识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余达父（若璩）先生从日本留洋归来，受日本明治以后文化的影响，建造了“大屯土司庄园”。这座蕴涵日本风格的土司庄园，目前仍保存完好，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先生的彝学贡献是他的《且兰考》。我们将安、余二先生的彝学双璧合集载入。

第四，抗战期间，大量内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汉族学者陆续进入大西南，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相应地开展了许多民族调查。50年代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在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开展了对兄弟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旨在配合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制定、民族识别等工作。这些社会调查的重要成果，广泛地涉及到贵州彝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本辑集合了这些学者们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定名为《二十世纪汉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最后，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当代彝族学者中，余宏模先生当是代表性人物。本辑集合他的彝学研究重要文章，定名《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其他彝族学者中，王正贤、龙正清、王继超等也成绩斐然，我们将他们的成果也汇集在这里。

当然，坦诚而言，这部人类学丛书规模毕竟有限，无法完全囊括近百年来全部彝学研究优秀著作。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只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疏理贵州彝学材料。这些材料分属于文献的与田野的，它们的撰写者生活跨度在百余年间，其文字风格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民族背景、教育背景与学术背景。因此，我们完全采取“文从主人”的态度，一般都原文照录，不敢妄加改动。有些作品的著作权人一时联系不上，但为嘉惠学林、泽益后人，我们仍然冒昧地先行采用。请原作者或著作权人尽快同本社联系，我们再次深致歉意和谢意。

出版者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部分》

序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珍惜、保护、研究并传承下去。

以彝文文献典籍为例，就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数具有不菲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彝文文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保护与整理。三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彝学研究也同样日益发展和深入，不仅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彝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在其中，贵州彝学界有大量优秀的彝族学者和彝学研究著作。此外，历史上与现当代的许多海外学者也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彝学研究著作。

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优秀彝学研究进行整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彝学若干重要著作结集出版，是一项很可喜的文化工作。我希望出版社、学者以及有识之士将这类工作持续下去，为贵州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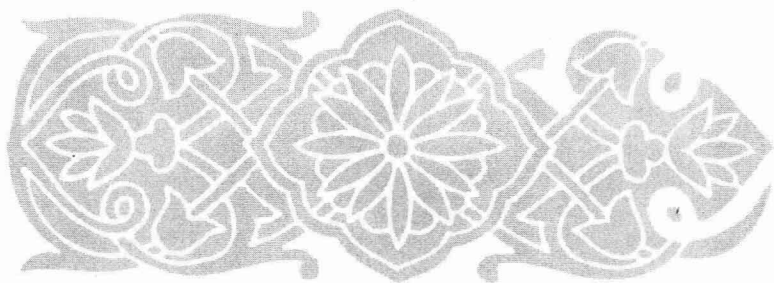
（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史学会会长，彝族）



丁文江 (1887—1936)



按：《爨文丛刻》一书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1月出版。书名原题为《爨文丛刻》甲编，可见作者还有意续编，因丁文江先生当年去世而未果。现据该版收入本丛书，另将闻宥先生的《读〈爨文丛刻〉》、董作宾先生的《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甲编》和马学良先生的《增订〈爨文丛刻〉序》三文作为附录收入，裨读者参考。





《爨文丛刻》自序

《爨文丛刻》共十一种，除去《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以外，都是我自己从云南、贵州所搜集的獯獯文。“獯獯”是云南的俗语，含有轻视的意思。他们自称为“聂素”，是云南最重要的土人中的一种，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凉山是他们最后的根据地。在山里面，汉化的程度很浅。从大凉山向外边走，北到大渡河，南到北纬二十四度，西到西康，东到乌江，都有他们的村落。但是距大凉山越远，汉化的程度越深，种族越不纯粹。他们说汉话的时候自称为夷家。这当然也不能用为人种的名称。《云南通志》曾通称他们为爨蛮，所列的爨蛮语言七百七十余字，都纯粹是獯獯语。按《史记》、《汉书·西南夷传》都详于地理而略于人种，惟《华阳国志·南中志》讲诸葛亮平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集、雍、晏、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又说“亮受其俊杰建宁（今昆明县）爨习，朱提、孟炎及获为官”。这是爨人见于史书的第一次。仔细看起来，爨原来是当日这种人大姓之一。现在所保存的大小爨碑，爨龙颜碑在陆凉，爨宝子碑在曲靖，都是在獯獯的区域以内。前者作于刘宋大明二年，后者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碑称大亨四年）。两碑字都写得很好。爨宝子碑不知道是谁写的，爨龙颜碑的书者是爨道庆。我们可以想见诸葛亮平南之后，獯獯的大姓，如爨习的子孙，汉化程度之深。从什么时候起爨由姓氏而变为人种的名词，现在不能知道。但是樊绰的《蛮书》的《名类》篇已



经说，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在石城、昆川、曲阪、晋宁、哈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陟头谓之东爨”。《途程》篇说，“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猯猯当即卢鹿的转音（亦即武定之所谓罗婺）。所以称猯猯为爨，从唐朝起已是如此。我现在称本书为《彝文丛刻》，大概没有错误。

西南人种本来极其复杂，一般人对于他们的认识又极其幼稚，所以往往误用猯猯或是苗的名词来混指其他的种族。民国九年，我在协和医学校讲演，曾把所有云南的人称做一个有系统的分类。现在略引于下，以备读者参考。

讲云南人种最详细的莫过于《云南通志》，它征引他书所得的人种多至一百二十七种，其实其中同种而异名的不计其数。譬如聂素就是猯猯；摆夷就是僊人，也就是白夷；土人就是土獠；葛猯猯就是个猯猯；鲁吾就是罗婺；摩察就是麦岔，也是维亚尔（Vail）神父所谓葛尼（Gni）；阿者就是阿竭，也就是阿车；姆鸡就是鲁机；扯苏就是车苏；罗黑就是喇乌，也就是三撮毛；喇猯就是喇鸡；阿系就是阿晒；卡喇就是戛喇；结些就是羯些。其余如所谓飞头獠、地羊鬼等又全是迷信，与人种无关。若是把种类相同的归并起来，云南共有土人十五种：

1. 摆夷（僊夷或是白夷） 包括水摆夷（吕人）、花摆夷、侖人（龙人）、沙人、黑沙人、白沙人、土獠（土人或是土老）、花土獠、白土獠、黑土獠、孟乌、刺毛、贵州的种家和广西的獠人。

2. 民家（那马） 大概是大理国的贵族与汉人的混种。

3. 猯猯（猯猯、爨蛮、聂素） 包括黑猯猯（黑乾夷、乌夷、乌爨）、白猯猯（二夷子、海猯猯、海夷、密义）、妙猯猯、乾猯猯、阿者猯猯（阿车或是阿羯）、鲁吾（罗婺）、撒完、葛猯猯（个猯猯）、大猯猯、小猯猯、摩察（麦岔）、姆鸡（鲁机）、白姆鸡、黑姆鸡、扯苏（车苏）、披夷、披沙夷、蒙化夷、东川夷、阿成。



4. 窝泥 包括白窝泥、黑窝泥、普特、卡高（卡隋或是阿度）、骠人（骠人）、苦葱、扑喇（普喇）、白扑喇、马喇、沙卡（阿戛）、山苏、糯比、黑铺（黑濮）。

5. 猓猓

6. 猓黑（喇乌、喇五、喇鲁、三撮毛） 包括大猓黑、小猓黑、普剌。

7. 缅人 包括阿昌（戛昌）、喇嘎（喇鸡）、白腊鸡、阿系（阿晒）。

8. 野人（野蛮即缅人之所谓Kachin）。

9. 苗人 包括青苗、黑苗、花苗等。

10. 瑶人

11. 蒲人 包括蒲蛮、卡瓦、卡喇（戛喇、哈喇）、利米、小利米、结些（羯些或是遮些）。

12. 安南人

13. 藏人 包括古宗与野古宗。

14. 西番 包括西番、野西番、么些（那西）。

15. 怒人 包括怒子和隼子。

这十五种人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下列的三个特点：

1. 一字一音，所谓单音语。

2. 无语尾变化，所谓孤立语。

3. 有平、上、去、入等各声之别。

这三种特点都是中国语所有的，所以这十五种语言都与中国语有关系，合在一处为震旦语系。

我参照英国人戴维士（Davis）的意见，就各种语言的性质分类如下：

1. 掸人类（Shan）

甲 摆夷

乙 民家

2. 緬藏类 (Tibeto-Durman)

甲 爨人

子 猓猓

丑 窩泥

寅 猓猓

卯 西番

辰 喇烏

乙 緬人

子 緬甸人

丑 野人

丙 藏人

子 藏人

丑 怒人

3. 苗瑤类

甲 苗人

乙 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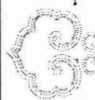
4. 交趾类

甲 安南人

乙 蒲人

以上各种人，只有安南人、藏人、緬人、摆夷、猓猓和么些有文字。安南人是借用汉文；緬人、藏人和摆夷都受了佛教的影响，用从梵文变化出来的字母拼音。惟有猓猓和么些用一种象形文字。两种语言本来极其相近。么些有两种文字：一种很幼稚——象形的痕迹完全保存，另一种似乎与猓猓文很相近而不相同。

最早研究猓猓文的是在云南的天主教士维亚尔 (Père Vial)。他在1898年已经



出版了他的*Les Lolos*，翻译了猺猺的宇宙源流的神话，而且把猺猺文和法文并列。其后他又著了一部《猺猺字典》。最近研究猺猺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1931年，他出版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可惜大部分还没有付印。我第一次看见猺猺文，是在民国三年。那时我从云南到四川，经过武定县的环州，李士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凶书》。书是先用朱墨写在草纸上的，以后朱字上又盖了一层黑墨。我屡次请教猺猺的“师傅”，他们都说是占吉凶用的，但是他们只会读，不会讲。

民国十九年冬天，我从四川到了贵州的大定。因为得到了赵亚曾先生在云南被害的消息，没有心绪再做地质的工作，同时又因为约好了黄汲清先生在大定会齐，不能不在那里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见我闲居无事，哀悼懊丧，极力劝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才再着手研究猺猺，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书》，是内地会教士斯密特小姐（Schmidt）替我用八元钱买来的。内地会里有一位猺猺“师傅”，能读经典，可惜他不通汉文，不能翻译。其后有人介绍一位罗文笔先生。他已经七十岁，少年时曾经应过县考。他自己说原来是白夷家（白猺猺），本不懂猺猺文，五十岁以后信了耶稣教（先在内地会，以后转入安息会），想用猺猺文翻译《圣经》，才发愤学起来。他带了一本《帝王世纪》来给我看。我请他逐字讲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历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权力的土司，最后为吴三桂所灭。书从宇宙开辟讲起，到吴三桂攻灭水西为止。罗文笔先生懂得注音字母。我于是给他约定，请他把他所藏的七部书全数翻译出来。翻译的方法，是先抄猺猺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译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意译。他照我的方法，费了三年的功夫，才把七部书译完，陆续邮寄给我。这就是本书里面的《说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纪》（又名《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和《权神经》七种。《玄通大书》的译名也是罗文笔先生

定的，但是他说没有经过师傅，不能翻译全书。因为要保存彝文真相，只好用罗文笔先生的墨迹石印。又因为《玄通大书》原来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缩小，所以其他各书不能不以它为准，每页分印上下两页或三页，卷册未免太大一点。

在大定时又听说城西南四十里有一块千岁衢碑，是彝汉文合璧的。想找人去拓，全县竟无人会做这种工作。最后有一位书店的主人自告奋勇去尝试。等到他回来，张张都是反的！原来他只会印书，不会拓碑。他于是用印书法子，把墨刷在碑上，所以全印反了！但是从他刷的反印样本，可以看见碑文的确是彝汉文合璧。我一回到贵阳，就托人找拓工专到大定去拓碑。那知道贵阳拓工很少，又因为在阴历底年，没有人再肯出门。最后找到了一位，再三和他商量，允许他先付一半钱做安家费，工钱以外，送他从贵阳到大定往返十天的轿钱、在大定的饭食、纸墨费和鸦片烟，他才勉强答应前往。他去了一个月方始回来。那时我已经离开贵阳往广西去了。等到我五月再回到贵阳，把他的拓本拿来一看，每张都是模糊的！因为他本来手段不高，天气又冷，墨容易冻。他从鸦片铺上起来，一脚把从贵阳带去的黑胭脂盆踢翻了。他没有法子，只好掺水。墨又淡又冻，所以结果如此之坏。我因为这碑上是有年代的，是彝文最古的文献，所以把它列在卷首，希望有人注意，另拓佳本。我上面已经说过，《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川西带回来的，译文及标题都是原来有的。

彝文的来历是一极有兴趣而且极重要的问题。我曾请教过彝文的师傅。他毫不犹疑的告诉我道：“是孔夫子造的！孔夫子右手造的是汉文，所以汉文自右向左；左手造的是夷文，所以夷文自左向右！”东方的象形文字大抵与中国文有关。如西夏文、如朝鲜字、如日本的假名，都是从汉文化出来的。我们细看彝文，却没有丝毫汉字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第一点。彝文的经典大抵四个字（有时三个字）一句，文法与俗语不同，所以没有师傅，不能讲解。他们的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正如我们的文言与白话。还有许多字单见于文言。